

現代文學叢刊

志賀直哉集

謝六逸譯



中華書局印行

現代文學叢刊

志賀直哉集

謝六逸譯



中華書局發行

民國二十四年三月發行
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再版



總發行處
分發行處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一二一九號

現代文志賀直哉集（全一册）
學叢刊

◎ 實價 國幣一元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原著者 志賀直哉

譯者 謝六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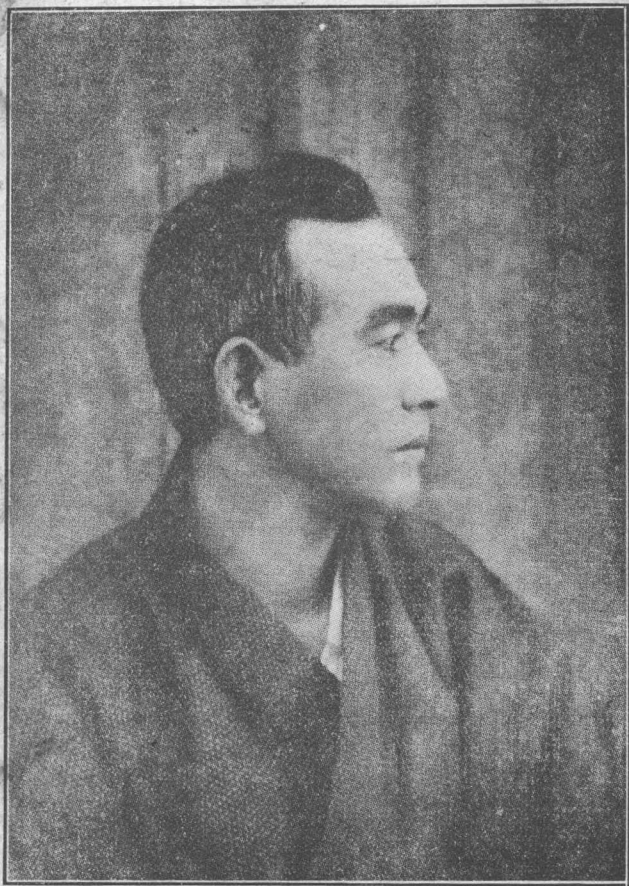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 上海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門路

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

各埠 中華書局

（八五六一）



影 近 者 作

10/4/99 Ltd

作者筆蹟

夢殿の救世観音を見てゐると、その作者といふやうな事は全く存んで来ない。それは作者といふものゝやうなものが、完全に「遊離」した存在となつてゐるやうで、これは又「格別な事」である。文藝の上で「著し物」に「人」を「化」しても出来るふとが「あつた」は、私は「勿論」それ「自介」の名を「冠せよう」とは「思はない」だらう。

昭和三年二月

直哉

筆蹟譯文

見了夢殿（註）的救世觀音像，使人全然想不到它是有「作者」的。因爲那像是從所謂「作者」完全游離了的存在之故。這也是特異的。在文藝上，如果我能做出那樣的工作，自然，我也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冠在作品的上面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直哉

（譯者註）夢殿（Umedono）是日本奈良法隆寺內古建築之一，與金堂齊名，相傳爲聖德太子入定處。殿內壁畫，日本美術家視爲寶藏。

志賀直哉集目次

作者近影

作者筆蹟

筆蹟譯文

志賀直哉氏的作品（菊池寬）……………（二〇）

志賀氏的藝術的特色（宮島新三郎）……………（三三）

荒絹……………（三三）

范某的犯罪……………（三五）

一個人……………（三五）

死母與新母……………（三七）

焚火……………（三九）

雪之日……………（三九）

志賀直哉氏的作品

菊池寬

一

在現代作家裏面，我最尊敬志賀氏。不單是尊敬，又最愛讀他的作品，依我個人的信念來說，我以為志賀氏在現在日本的文學界裏，是最傑出的作家之一。

我從白樺的創刊時代起就愛讀志賀氏的作品。此後六七年，這其間我所愛讀的其他許多作家（日本和外國的都在內），有的我已經感到幻滅，有的也覺得厭倦。只有對於志賀氏的作品的心緒沒有改變，以後也未必會改變。

我對於志賀氏作品的尊敬和愛好，幾乎是絕對的，所以在這篇文章裏我不想批評志賀氏的作品。只是把自己從志賀氏的作品所感到的說

了出來。

二

志賀氏在他的小說的手法上，在他的人生的觀察上，根本是一個寫實主義者（Realist）。這一點，我以充分的確信來說。我以爲他的寫實主義和文學界裏的自然派系統的許多老少作家比較，有不相同的地方。先就他的手法看。許多標榜寫實主義的作家，他們把所要描寫的一切人生瑣事，不加選擇的羅列起來；志賀氏和他們比較，他的表現，却經過嚴肅確實的選擇，他愛惜他的筆，使人覺得他愛惜得太過似的。他的表現的嚴肅，一絲一毫也不肯疎忽。在他所描寫的事象裏面，他不過描寫那真非描寫不可的事。他只是用力描寫事象的要點。這裏說他不過描寫那真非描寫不可的事，就是說他使他的表現，極其有力，他所「表現」的「有力」是一種簡樸的力，是從嚴肅的表現選擇而來的正確的力量。他的這種表現，在

他的作品裏隨處可以看見試翻開善良的夫婦的頭上幾行來看——

深秋的靜寂的夜，雁啼着飛過沼上。

妻把桌上的油燈移近桌端，在燈下做着針線。夫躺在旁邊，伸得長長的，茫然仰視着天花板，兩人默着不響有一會。

這是多麼高明的表現，我讀着這幾行時，我感嘆了。如果在普通的作家，雖然費了數十行或數百行，這樣的情景也不會表現出來吧。所謂寫實主義的作家，有這種鍛鍊優美的表現麼？我說志賀氏的寫實主義，是他所特有的一種，就是指這一點說。這幾行字，他並沒有描寫許多。然而在此數行，把住在寂寞的湖畔夫婦的岑寂生活，潑辣的描繪出來了。是怎樣簡潔有力的表現呀。這種優美的表現，在他的作品裏面尋覓，隨處都有，再從在

城崎舉例來說——

我不想打蠓蠅，即使打，好像無論如何也不會打中，打時我的石子擲得不準，一點也想不到會打中它。那石子嗑的一聲，落到水裏去了。和石子的聲音同一個時刻，只見那蠓蠅向橫裏跳開約有四寸光景。它翹起尾巴，高高地聳着。我想這是怎樣了，便走過去看。當初我沒有想到石子會打中它的。蠓蠅翹起的尾巴，自然地靜靜地放了下來。跟着像張着兩肘似的防備傾跌；撐在前面的兩隻腳的腳趾，向內面捲縮，蠓蠅就軟軟地朝前面倒下。原來石子打中它的尾巴，不再動了，蠓蠅死了。這事爲我意料不到的，我雖然常常殺死蟲，可是我毫無一點殺害它的意思却把它打死了，我心裏覺得難過。

這裏把被打死的蠓蠅和打死蠓蠅的心理，像「完璧」似的表現出來。客觀與主觀一點也不混淆，要滅一字可不行，要加一字就成蛇足，足稱

爲完全的表現。我以為志賀氏對於事物的觀察是很正確明朗的。這種明朗的觀察，在志賀氏就是一個真正的寫實主義者的有力證據，而他的這種觀察，無論在悲傷的時候，快樂的時候，必死的時候，他都不使它昏眩。又如「和解」作裏的「和解」的場面——

「是」我點了頭。

母親見了，急忙立起身來，緊緊地握着我的手，一邊哭一邊說：

「感激你，順吉，我感激你！」說時，她在我的胸前低了幾下頭。我沒有法想，我在她的頭上回禮的時候，她擡起頭來，我的嘴就觸着她的頭髮。

像這樣的描寫，他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都充分地說明他不使寫實主義者的觀察模糊。

三

志賀氏的觀察是極寫實的，他的手法在根底上是寫實主義，已如前述。不過照這樣說來，他全然是一個寫實主義的作家麼？我以為不然。他和普通的寫實主義者最不相同之點，就是他對於人生的態度，他對於「人」的態度。普通的寫實主義者對於人生的態度，對於「人」的態度，是冷靜的，過於殘酷的，無關心的，他的和這些不同，他有人道主義的溫情。他的作品，常給他人以清純的快感，其實就是這種溫情的原故。他的表現和觀察是極其寫實的。包含這兩點的他的心底，是極其人道主義的。在他的作品的表面，並沒有把人道主義說出來。然而在真能體會他的作品，讀者一定能夠感到在他作品的深處鼓動的人道主義的溫情。在世上，雖然有人把人道主義的口號旗幟，在作品的表面，堆積得像山一樣，然而試探其深奧處，則醜陋的自我主義（Egoism）在蠢動的作品却不少。志賀氏呢，在他

的創作裏決不說到愛，他不說愛，只是默默地描寫愛。我讀志賀氏的作品時，沒有別的更能使我知道愛的了。

他的作品雖是寫實的，然而和普通的寫實主義不同，說到這一點，可以看他的短篇小說老人。

這篇小說描寫一個年近七十的老人，因為要慰解老後的寂寞，領了一個妓女來做妾。在妓女的心理，她以為嫁給一個年青人，反不如嫁給一個離死不遠的七十老人，可以快點得到自由，所以她做了老人的妾。最初三年的契約滿了，老人不願和她分離。這時女的雖然有了情夫，如照契約和老人離別，覺得也有所不忍，所以她答應延長一年。一年過了，這時她替情夫生了兒子。這回從女的一方面提出要延期一年。一年過了，她為她的情夫生了第二個兒子。這回從老人一方面提出再延期一年。這一年的年未，老人病死了，留下不少的財產給她。這篇作品，就用下面的文句作結：

四個月後，老人常坐的布蒲團上面，公然坐着做了孩子們的父親的青年。在他背後的大畫龕裏，掛着穿了袍褂，正襟危坐的老人的半身像片。

這種題材，如果在自然派作家用起來，或許要寫得如何的譏諷罷，這位老人，不知要怎樣被他們嘲笑了。志賀氏雖然描寫這種譏刺的題材，却對於老人，對於那妾，都有充分的愛撫。讀老人一作的人，對於老人也同情，對於妾呢，尤其表同情，對於這篇作品裏的任何人，不能不感到一種「人間」似的親密。妾把情夫的兒子當作老人的兒子，用老人的遺產來養育，我們不覺得有什麼不快。如果是自然派的作家用這材料，一定把必有的，不快的人生的一角送給讀者看吧。然而志賀氏的老人的世界，無論如何是人間的世界。我們對於老年的孤寂，對於妾的心理，都無限的爲它所牽引。橫亘在他的作品的根底的人道的溫情，此外在和解、清兵衛與葫蘆、事

變、天津順吉裏也是有的。又在其他描寫心理的作品裏面，也可以充分的看得出來。

四

他的作品和普通的寫實主義作品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有一種溫情，前面已經說過。至於他的作品背景，就不僅是健全吧。我以為不是健全，他的作品裏的「強有力」就是陪襯他的作品的「志賀直哉的道德。」

我對於耽美主義的作品，或是心理小說，單純的寫實主義作品裏面的材料感到不滿足，就是因為那些作品缺乏道德性。我聽見一個寫通俗小說的人說，「通俗小說不能不有道德。」其實一切小說都要求一種道德。志賀氏作品的強有力，就是因為他的作品的深處，流着他的道德的原故罷。

他所懷着的道德，我解釋為「人間性的道德。」這種道德，在他的作

品中，最明顯的是「對於正義的愛」(Love of Justice)，就是正義，就是人間的正義。我以為在大津順吉與和解二作裏最顯著。和解一作，在某種意味，是「愛正義」和「爲人子的愛」的可怕的爭鬪，又是其融合。除了和解而外，其他作品裏面，隨處把愛「人間的正義」的心表現出來。

前面說他有人道主義的溫情，此刻說他有對於正義的愛。如明白的說，就是志賀氏的作品的背後，有志賀氏的人格，這樣或許更明白罷。說他的作品裏的溫情和「強有力」是他的人格的產物，或許更易明白罷。

志賀氏的作品，大體可以分做兩類。如剃刀、竊兒的故事、范某的犯罪、正義派等，是描寫他所特有的心理和感覺的作品。如死母與新母、回憶、善良夫婦、和解等，是描寫和他的現實生活交涉較多的作品。他的人格的背境，在後面一種作品裏面更其濃厚。然而前者在藝術的價值上決不劣於後者。志賀氏在手法與觀照上，較之現在文學界的任何寫實主義者更是寫實的。他的真純的心，較之現在文學界的任何人道主義者更是人道的。